接收東北進展迅速
國軍進入遼源懷德
中央各部接收人員紛赴長春
新六軍廖軍長擔任長春警備

【瀋陽二十四日中央社電】國軍七十一軍九一師之二七一及二七二團，於二十三日九時三十分先復遼源城，現該師全部入城，軍長陳明仁亦隨軍同時入城，遼源為共軍重要根據地，此次光復，對國軍接收東北之進展，當可益加迅速。

【長春二十四日中央社電】在鄭洞國將軍指揮之北上接收部隊，於二十三日午前分別由西面及南面進入長春，昨晚六時業已完全肅清城內殘餘共軍，確實收復長春，另一部於昨日收復公主嶺北面八十里之懷德城。

【瀋陽二十四日中央社電】中央各部會留瀋接收人員四十餘人，定明日乘專車赴四平轉赴長春。

【瀋陽二十四日中央社電】長春收復後，長春電話已暢通，電話日內即可開始。

【瀋陽二十四日中央社電】軍息：新六軍軍長廖耀湘已被任命為長春警備司令，廖軍長舒適存……

【瀋陽二十四日中央社電】東北行營發表吉林省政府秘書長尚傳道……保安第二總隊長劉德溥，分兼警備副司令。

【瀋陽二十四日中央社電】據交通界確息：檢錦段今已正式恢復通車，由錦西行車於今晨八時由錦站開出，於下午四點半已平安抵檢，又檢錦現在錦換車，如通行無礙，即可恢復直達車。

【瀋陽二十四日中央社電】東北同胞深盼國軍接收東北所表現之可歌可泣之事實，不一而足：上月長春陷入共軍手中時，數張項吾師女士慘遭侮辱……先入長春部隊，師團張長清……又有無名氏等……指定捐獻入長春將士……

只要共軍自動退出
我極願和平解決
熊式輝杜聿明聯電軍調部
甚望共黨軍隊能翻然悔悟

【瀋陽二十三日中央社電】熊主任杜長官昨電軍調部，共軍除破壞統一，阻撓接收，共關係整個國家……

我電三人小組，早日翻然悔悟，遵守整編方案，共同完成革命建國大業……

國防部即成立
白崇禧膺選首任部長
陳誠兼軍任參謀總長

【本報南京二十四日專電】軍事委員會及軍政部在撤銷中，國防部在……國防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內設參謀次長三人……

<table><tr><td>持載</td></tr></table>

湖南省政之新展望

——王主席對省參議會施政報告詞——

[illegible]

美軍一小組由滬抵九龍

【廣州二十二日中央社電】美軍一組，包括……已由滬飛抵九龍……

我聯絡官王之榮獲麥帥勳章

【東京二十三日中央社專電】麥帥昨以有功與聯合國總部服務之自由勳章一枚，附與國首席聯絡官王之少將，以酬答其「協助美軍作戰之功勳」……

參政會駐委會還都後首次集會

聽取徐部長蔣秘書長報告

【南京二十四日中央社電】參政會駐會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今日上午九時舉行，此為還都後駐會之首次集會，……

蔣主席在東北
垂詢軍事經濟情形
并視察遼寧省政府

【瀋陽二十四日中央社電】蔣主席於今日上午十一時召見東北保安司令部長官杜聿明及司令劉翰東……

【瀋陽二十四日中央社電】蔣主席二十三日下午六時抵瀋……

蔣主席蒞臨東北，東北各界熱烈歡迎，并請蔣夫人對東北婦女界予以指示。

共軍加緊訓練敢死隊
準備猛攻濟南城
豫北共軍正加強工事
冀境東明被共軍攻陷

【濟南二十三日中央社電】軍息：一、共軍冀魯豫軍區第一軍分區專員郗振南之張幹園，已改編為進攻濟南第一敢死隊，隊長由李洛夫代理，人數一千，……二、共軍冀魯豫軍區第三……

【濟南二十三日中央社電】軍息：一、共軍二月間曾由東北運來大……

【石家莊四日中央社電】正定境內，共軍……

日自由黨議員反對吉田首相

內閣通過帝國原憲法
工程建設計劃麥帥已核准

【東京二十二日中央社專電】……

停止濟南衝突
濟南小組赴臨沂會談
磋商共同問題獲得解決

【濟南二十四日中央社電】濟南小組為商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及山東整個問題，於二十四日上午十二時乘機飛臨沂……

王雲五正式接事

【南京二十四日中央社電】新任經濟部長王雲五……

共軍已失人心
士兵大部厭戰
東北共軍總部科長王翟芳向國軍投誠

【瀋陽二十四日中央社電】……

建立印臨時政府
國大黨諸首腦會晤印督
討論政府內閣大黨人選
印督將不顧回教反對進行佈置

【新德里二十三日中央社專電】……

國民日報

康納利要求政府 避免與蘇聯作戰
以犧牲容忍精神尋求妥協
美英兩國對蘇採一致政策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二日中央社專電〕美參院外委會主席康納利，本日向參院全體會議提出關於此次巴黎四國外長會議之報告時，對蘇聯聲稱，一般和約在未向各盟國提出前，須先經各盟批准一節，加以抗議，謂堅持準備和約之基本責任，在於首與軸心國作戰之一切大國家。康氏續稱，美國目前地位獨特，對歐洲毫無所欲，故對其他國家必須避免仇恨及假仁假義。康氏已要求美國以犧牲容忍精神，致力避免目前所遭之戰爭危機。

〔中央社倫敦二十三日中央社專電〕美國於安理會會議中，對與蘇聯有關之伊朗問題，堅持「強硬」政策。巴黎外長會議，四國外長和（尤以美蘇英見）於對蘇充分讓步，表面與之，安理會討論之中心，乃沙丹納關於蘇軍撤退之報告，是否確實……[illegible]

共產黨在瑞士
第三國際雖告解散 但仍保有對外聯繫

〔中央社伯爾尼二十三日中央社路透電〕瑞士政府今日發表不願共產黨之報告，謂第三國際雖於一九四三年宣佈解散，但瑞士共產黨仍保有對外之聯繫……[illegible]

美又發明新武器 較原子彈更利害

李玉堂
昨宴各首長暨省參議員

長潭公路 加緊趕修

湖南省公路局 設軍車檢查站

美鐵路罷工問題 勞資談判破裂
全國僅有火車數列開駛

社會救災會議 商定募款辦法
勸募目標為三萬萬元 六月十五日以前彙繳

省參會昨開兩次會議 開始進行討論提案
參議員發言踴躍情緒熱烈

蔣崐昨抵長 定今日視事

救濟署續撥大批麥粉 運衡拯救災黎
令飭急振隊加強工作

救濟署致函參議會 請擬具體救災方案

元首電王主席 指示農貸事宜
協助發放·保證還款

青年歌舞晚會 今日首次獻演

王耀武將軍 募款賑濟湘災
蔣雄師長對湘災關懷

人間最大慘劇
祁陽飢民挖死屍充飢 孀婦唐漆氏賣女買米

訓練三事

漫談陶淵明

晞厂

陶淵明之所以能造成他「隱逸高賢」的姿態，使後人來談起欽仰，卻也有他當時可以造成的背景和環境，不是任何人隨便可以學得來；更不是現代的人輕易做得到的。但是什麼原故呢？祇要把蕭統著的陶淵明傳和他自己所作歸去來辭，細細體味一下，就可以恍然大悟了。一個人生存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條件，當然是生活問題，假使這個問題，不能解決，無論如何有心「慕道向道」，生命是會遭着毀滅，所以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就只好餓死在首陽山下。那末還能夠任你「樂天安命」的過下去呢？陶淵明之所以能夠不為五斗米折腰，毅然決然地「即日解綬去職」，他在歸去來辭裏，不是已經明白說：「田園將蕪胡不歸」，因為他家裏有的是將蕪的田園，縱不做官，他的生活並不會感覺怎樣的威脅，故而也落得他表示氣節去度那飲酒賦詩的「清高」生活。

他究竟有多少田園呢？雖然無從詳考，而田的數量，則在蕭統為他所著的傳中，已經說明：「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合起來是一百畝，[illegible]就我國農村一般看來，一個家庭中，能擁有三百畝田，就可說是一個中等地主，如果他不是有這多的田，一旦要官不做，連吃飯都會發生問題，還能終日醉酒嗎？

況且「五斗米」雖然據史家說，是當時代的量器，若比較現在市斗要大些，但的確相當，也不過等於抗戰時期軍隊公教人員八斗米的公糧。[illegible]以一個縣令的地位，[illegible]一年來，不為五斗米折腰，也僅僅只有一個陶淵明，並不是[illegible]五斗米折腰的不知有多少；然而不能到手的，更不知有多少，如也因家中沒有三百畝田園的緣故。

我以談到陶淵明的家世，他的曾祖陶侃，是晉時代的名臣，陶夏、陶斌、陶稱，[illegible]父親陶[illegible]，如陶淵明，僅作一縣令，[illegible]官位人微，比較曾祖小了。而在那晉代及南北朝時代，最重門閥，官位人微，[illegible]時代裏，[illegible]民間徵發，[illegible]一個閥閥之家，[illegible]是一個普通平民，而擁有三百畝以下的田園產業，一旦國家有事，徵役徵稅，就難免不遭着嚴重的打擊，假如其時發育什麼徵實徵借，或者派公糧，勸募獻金獻穀，以及鄉官們一飯一食的[illegible]

瘟神

高爾基作　羅穎之譯

「令卡」

「和我同名呵。」

「你？你——可是什麼人？」

「我就是這樣子，什麼人也不是。」

「嗯，你撒謊！隨什麼人總有一個樣子的，我知道，你——很和氣。」

「也許。」

「我已經看到了！你——也很膽小。」

「為什麼——膽小？」

「我已經知道了！」

他露出狡滑的微笑，甚至向我擠眉弄眼。

「到底為什麼膽小？」

「唔——跟我坐在一塊，那就是說——害怕夜裏呀！」

「可不是已經天黑哪。」

「嗯，那就走吧。」

「我還要到你這裏來的。」

你不相信，瞎上他嘴而愛的，露着睫毛的眼睛，沉思了一下問道：

「為什麼？」

「和你一塊作伴。你很有意思，可不可以來呢？」

「來吧！大家都到我們這裏來的……」

他吸了一口氣說道：

「你膽小。」

「今天晚——我要來的！」

「那時——你來，你要來看我，并不光看媽媽，唔，管她呢！你——要好好待我呀——好不好？」

「好」

「唔，就這樣了，你是大人，沒有關係；你——幾多歲了？」

「二十一歲。」

「我——可只十二歲，我沒有同伴，只有一個叫卡琪卡的女孩子，因為她到我這裏來，她媽媽要打她……你是賊嗎？」

「不是，為什麼是賊呢？」

「你的臉很難看，瘦得很，鼻子跟賊一樣。我們這裏有兩個賊，一個叫薩希卡，傻瓜，壞得很，另外一個叫徵卡，這個人很和氣，像狗一樣，你有小盒子嗎？」

「我一定帶來。」

「要帶來哪！我不會告訴媽媽說你要來……」

「為什麼？」

「就是這樣，男人們第二次來的時候，她永遠是高興的，唔——她多喜歡男人們，臟婆娘——簡直不得了！她是一個可笑的女孩子，我的媽媽，混了十五年了——生了我，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辦！你——什麼時候來？」

「明天晚上。」

「晚上——她已經喝醉了。你如果不偷東西，到底作什麼？」

「我販賣伏特加的克瓦司（註二）」

「啊呀，對的嗎？帶一瓶來好不好？」

「當然——帶來！嗯，我要走了。」

「走吧，可一定來。」

「當然。」

他將兩隻長手伸給我，我也用兩隻手握着，搖着那小巧的冰涼的小骨頭，[illegible]就像醉漢一樣走到院子裏去了。

天已亮了；金星在潮濕地成堆的牛欄場的房屋上空時時地閃爍着，地下室的玻璃窗，混濁的，憧憬的像醉漢的眼睛一樣底下地從房屋上面的黑洞裏向我窺視着。在門邊馬車裏，一個紅棕色的農民伸直着兩隻粗大的赤腳躺在那裏，濃密粗硬的鬍子向天空翹着——鼻子裏面閃露出一排白色牙齒——這個農民彷彿閉住眼睛，死命地在笑。一條背上大概是熱瘡燙掉了一塊毛的老狗走到我跟前，嗅了嗅我的腳，輕輕地，飢餓地汪着，使我心裏充滿了對牠的不必要的憐惜。

在街上，夜來積成的水池裏，反映出早晨的青灰色的天空，這些個影給予了骯髒的水池一種損害的，多餘的，使人心靈頹落的美。

☆ ☆ ☆

第二天我請我那條街上的小孩們捉了許多甲蟲，蝴蝶，在藥房裏買了幾個美麗的小盒子，隨身帶着兩瓶克瓦司，一些餅乾，糖果和帶味的麵包，就到令卡那裏去。

令卡非常驚奇地接受了我的禮物，兩隻可愛的眼睛睜得很大——在白晝的光線之下更加奇妙了。

「啊唷唷，」他用低啞的不像孩子一般的聲音開始說：「你一起拿了多少東西來了呵！你，怎麼，很有錢？這是怎麼回事——有錢，可是穿得這麼壞，你說——不是賊，唔，這樣的小盒子呀！啊唷唷——碰一碰都覺得捨不得，我的手沒有洗哩。那是什麼？啊唷——甲蟲兒！背銅的一樣，還有綠草的一樣，啊呀，你這個鬼……牠們可要跑掉？唔，已經……」

忽然他快活地叫了起來：

「媽媽——隨她來吧，給我洗洗手——你看，你這樣送他帶什麼來了呀！這——就是他，昨天晚上，像巡丕一樣拖你們回來的——這都是他拿來的——他也叫令卡……」

「應該對他說謝謝，」我聽到身後一個不高的奇妙的聲音說。

小孩子老是點着頭說：

（四）

更夫

彭南桂

——「江畔吟」之一——

黑夜
敲梆人
用顫抖的手
敲着——
一次 二次……
沉重的聲浪
在夜空旋轉
反抗着
周圍的黑暗
撥動着
舒適睡夢裏昏迷的心

夜夜
敲梆人
追蹤着夜的尾巴……
黑夜過去了
於是 敲梆人
開始從黎明
一來的片刻倒下
在夢裏
他看到了
魔鬼似的獰笑
無情的冷酷的擺踏
悽惻的人們的眼淚……
太陽
也變成了一團死火
沒有光
沒有熱
宇宙一片漆黑

醒來
大地卻寂了
敲梆人
又肩負着
悲哀的命運
奔走在
夜的原野裏……

（山城、三十、四）

論雜文風格

小亞

談到雜文，在目前一般現況看來，似乎應該是最能反映現實的文體。它的題材是社會，它的[illegible]，取之於社會環境；它的內容是富有正義感的[illegible]，所交織成的血淚的表現以及予人的感覺，是辛辣潑辣壯嚴的，富有感性，[illegible]，而它的途徑卻是

科派，恐怕他所有田園的收入，除卻供獻租負而外，所餘亦是有限，[illegible]能夠舒舒服服長日唱「歸去來辭」，而唱「復返自然」的高調麼？所以自古及今，宗如淺[illegible]，逃世徒然立，

的寒酸們，沒有像淵明這三百畝田園的廣業，來供給生活，更沒有世代簪纓的門第，來抵擋科派，又怎樣能學淵明做到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隱君子呢？

朝着光明的方向，抑約心情，卻是溶和於善良的熱情——與冷靜的意念之中的！

但是，在目前我們很難讀到，能使我們心靈能獲得一些合於一般青年所最想要的。這是一般青年所最感失望的！大多閱讀雜文都是浸淫在「形態」中，「斯然」的什麼了「現實」意味。

又免卻了現實，但卻不敢碰觸於現實的，在分析現實，像是不辣的辣椒似的又帶一點甜味！輕輕地隔在現實的邊緣，招着癢！

這現象一方面由於「青年的日子還未真正到來」！種種客觀環境的困擾，或隔着作者的筆！一方面則由於作者自身的各種修養，未能深知和豐富！以致作品反映與與刻劃的現實，便這樣給抵銷了！

因此，我們不能否認這是一個不足予人樂觀的現象，有為是不能發揮出來，有現實

而無力量來反映。就是之故，我們當不能快心，我們仍然臨陣找出問題的癥結，正視現實，分析現實，只要我們的心是善良的，我們用不着隱匿過份的激動，我們要在一千、一萬同一個的檢點中，不容有一絲、一毫聲的疏忽

我們要平心靜氣地運用我們的良知良心，正確的步伐，像一棵盛立在三叉路口的「指示碑」，昭示着廣大的讀者：「光明在那兒！」

談惻隱之心

司馬公子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假使在特殊情形下，這話或許是對的，若說一般情形而言，只好算句口頭禪而已。

在一般道德家，或是曾士之流，我想總是發人們沒有接濟人的慈悲看得比自家的享樂還重要的，我且我們覺得相信，在我們的國度裏，沒有真正的確實的「人道主義者」，善男信女的行善，是為着「修今生修來世」，不是施求之者的可憐，他接受求之者的觀聽見了求之者的祝福「一多財多福」，這和念佛者的嚮往金光燦爛的世界，信仰耶穌的企望天堂，是同樣以自我為中心的行為。雖然施恩不求報，自古已有之，然而，讓我們翻開歷史，那麼有着可恥之點了。單是一篇篇的刻例，便已把這個偽面的手腳剝割。

得很為清楚，安排下刀俎而來，不能與他們之多，來行善士們的義舉，一他們沒有善士們自家金門的慈悲〕使他們不能好護他們的世界，他們懂得用更好的言語的鋪張，使他們懂得所謂道德的〕「已經寄生了」還有什麼，他們知道「已流社會裏人的綠故。

有了如此兩種善行，將永不斷有大眾超生，因為假使大眾一起手腳的救起，他們的金光燦爛，就是他們的泡影，也使他們自我陷落施捨，世界上是否來替他們自己，來享了本來就得了那可憐的人，且大眾卻可能說的人們，他們真鳴呼其哀並不了一，大多數有情的，但不顧他們的肉體靈魂

新一〇九期

國民